




谁在 背后

一个小偷、一个夜总会的公关经理、一个初出茅庐的女警察、一部无意中被捡到的手机……
一个险恶的世界如抽丝剥茧般被揭开，而背后，更有着不为人所知的阴谋。
谁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？狼世界的规则怎样在瞬间崩塌？不到最后你不知道答案。

鲁言◎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014034259

1247.57
3276

谁在背后

鲁言◎著



北航

C1722517

I247.57

3276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在背后 / 鲁言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060-7142-0

I. ①谁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1076 号

谁在背后

(SHUI ZAI BEIHOU)

鲁言 著

责任编辑: 鲁艳芳 王欣

出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92 号

邮编: 100010

印刷: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18

字数: 296 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5060-7142-0

定价: 29.8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853

序 自

严老师再三要求我为他的新作写序,我有些惴惴不安,因为这不属于我的专业领域。长期以来,我习惯于修改别人写的序言,从北大校长到央视台长,从名家到普通作者,顺手而改,只为让他们的思想表达得更清晰,更完美。编辑的工作大体如此,为他人做嫁衣,新娘子漂亮即可。

而写作,往往需要倾注我们的思想或情感,总会或有意或无意地暴露我们内心世界最真实的想法,在这个繁杂的社会,这似乎没多大必要。我总是习惯于冷眼观察周遭的一切,用心体会,慢慢感悟。谁又在乎谁在感受什么?生活的快节奏让我们往往忘记了今天是什么心情,我们只要做那个该做好的自己便好。

顾城说: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。”生活中,总有一些人和事是让我们感动的,总有一些目标和原则是我们一直所坚持的。它们或物质或理想,或远大或单纯,因为向往,所以美好,人生的过程大体如此罢。

在我的眼里,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敬仰的,因为他们敢于表达自己和自己所体会的生活。一叶落而知秋,我们总该为后来者留下点什么,以显示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和情感,作者们无疑是我们的代表者。

严老师在本书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情节生动的故事,各主人公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演绎着自己的生活和悲欢离合,是狼爱上羊还是羊吃了狼?是深谋远虑重要还是勇往直前单纯?命运之手好像有魔力一般在背后牵引着我们,我们只有懂得选择、学会放弃,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幸福。紧张刺激的情节背后,严老师是在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吗,故事背后蕴涵的道理值得我们反思。

严老师行文简洁流畅、幽默风趣、言简意赅,这在现代的作者群中,不可多得,我们在这里期待着他更好更多的作品出现。

鲁艳芳

2013.12.3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江庆著. 自序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060-7142-0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1076 号

自序

说起来,我已经出版过两本书了,第一本讲中国思想史,第二本讲西方思想史。承蒙朋友们厚爱,看过的人都说通俗易懂,幽默好看。

写完了思想,我再来写生活,思想跟生活,就像云泥之别。当然,这是我理解的“云和泥”:水从云中落下,和到土里变成泥;水从泥中蒸发,升上去又变成了云。云和泥,思想和生活,本来就是一家,又何分彼此?关键是得有水,没有水,云就是污浊的烟雾,泥就是肮脏的尘土,毫无用处。在我的字典里,这个“水”不叫做“水”,叫做“感悟”。有了感悟,思想不再是自说自话的呓语,生活也不再是混吃等死的迷途,两者彼此交互,让我们懂得放弃,懂得选择,懂得如何自我修复。

所以我写的,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小说。小说里有几拨人,有的像小白兔,初出茅庐,无知无畏;有的是大灰狼,深谋远虑,利欲熏心。他们之间看似没有关系,却被某些事情阴差阳错地联系在一起,随着事态的发展,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,小白兔一张白纸,却能越战越勇;大灰狼老谋深算,却落个焦头烂额,看似意料之外,却在情理之中。

无论我写什么,好看幽默必不可少,又因为是小说,所以在情节和文字上也下了很大功夫,力图做到语言洗练,节奏明快,情节曲折。希望本书在为大家带来欢笑之余,还能带来一些回味和思索。

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。本书观点并不代表出版社立场。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请拨打电话:(010) 65210653

李江庆

06.51.1102

目 录

- 第一章 盗帅楚留香——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 001
- 第二章 戴绮——现实的背后，藏着一个“怕” 008
- 第三章 夏人杰——从“赵云”到“孙悟空” 019
- 第四章 陆黎、曹丽娜——无做爱，不夫妻 028
- 第五章 戴绮、夏人杰——导演养成计划 034
- 第六章 李薇薇——新警察的故事 039
- 第七章 夏人杰——不用找了，主演就是她！ 045
- 第八章 李薇薇——彩排 051
- 第九章 戴绮——我只在乎你 056
- 第十章 陆黎妻子的秘密 065
- 第十一章 曹丽娜——三人游 069
- 第十二章 何旺福——桃花来了，城墙都挡不住 073
- 第十三章 戴绮——演出开始 079
- 第十四章 戴绮、小白、小苟——打虎还得亲兄弟 083
- 第十五章 陆黎——断案 088
- 第十六章 李薇薇——勇闯“大仲马” 093
- 第十七章 李薇薇——天降飞贼 101
- 第十八章 戴绮——隔墙有耳 109



- 第十九章 陆黎、夏人杰——图穷匕现 115
- 第二十章 何旺福——手机！手机！ 122
- 第二十一章 盗帅楚留香——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 128
- 第二十二章 李薇薇——冤家路窄 133
- 第二十三章 盗帅楚留香——其实，我想做个好人 137
- 第二十四章 戴绮——密谋 144
- 第二十五章 夏人杰——不出半年，你必会东山再起 150
- 第二十六章 陆黎——哥，你就是我的家人 158
- 第二十七章 何旺福——天上掉下一个李薇薇 163
- 第二十八章 戴绮——中计 169
- 第二十九章 李薇薇——深入虎穴卖红酒 177
- 第三十章 夏人杰——大鱼现形 184
- 第三十一章 何旺福——逼供 191
- 第三十二章 戴绮——路遇小三 199
- 第三十三章 陆黎、曹丽娜——齐心 207
- 第三十四章 李薇薇——双簧 214
- 第三十五章 盗帅楚留香——跟踪 221
- 第三十六章 何旺福——生意 229
- 第三十七章 李薇薇——别墅里当了一回贼 234
- 第三十八章 陆黎——真相大白 242
- 第三十九章 戴绮——梦一场 249
- 第四十章 夏人杰——绑架 255
- 第四十一章 李薇薇——不是结局的结局 259
- 第四十二章 程小风、林小云——举头三尺有神明 265

第一章 盗帅楚留香——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

1

盗帅楚留香和王静怡约会的地方，叫“梦巴黎咖啡馆”。盗帅楚留香不爱咖啡，爱的是火锅。浦东金桥附近有家餐馆叫“塞上江南”，名字里虽有“塞上”二字，主打的却不是牛羊肉，而是猪大骨火锅，几根带着肉的猪大骨，在沸腾的锅里上下翻滚，煮得喷香，配上千张皮、大白菜和土豆粉条，壮汉也能吃个肚儿圆。这样一锅才卖三十五块，比菜场里买排骨还便宜，每天食客从早到晚，络绎不绝。

老板老覃是河北唐山人，今年四十二岁，胖，常穿个中式对襟，说话文白夹杂。老覃和盗帅楚留香是同乡。盗帅楚留香看得起老覃，不是因为同乡，而是因为猪大骨。老覃看不起盗帅楚留香，也不是因为同乡，而是因为盗帅楚留香不会念他的名字。“覃”这个字，可以念“谭”，也可以念“秦”，盗帅楚留香念的是前者，但实际上老覃是后者。老覃遇人爱递名片，能把“覃”念成“秦”的，老覃就看得上。每次盗帅楚留香和他打招呼，老覃当面微笑，转身就开始嘀咕：“连个字都不认识，鸡鸣狗盗，贩夫走卒！”

可这天，老覃却有事求上了盗帅楚留香。老覃有个儿子，叫小覃，今年十九岁，高中毕业后没念书，到“塞上江南”帮老覃打点生意。上个礼拜小覃从老家唐

山回来,刚出火车站,遇到一个女的,瘦瘦小小,穿着一身又脏又破的校服,胸前挂着个校徽,可怜兮兮地说:“大哥,我是安徽科技大学的大三学生,来上海搞社会调查,钱包被小偷偷了,一天没吃饭,你能借我点饭钱吗?”

小覃人年轻,抹不开脸面,本想带着女孩去自家餐馆吃饭,又怕老覃骂,就掏出钱包,说:“你要多少?”

女孩说三十就够了。小覃没多想,刚掏出三十,女孩又说不是三十,而是七十。小覃掏出七十后,女孩又说:“大哥,我回家的路费也没了呢,您帮人帮到底,再帮我买张火车票吧。”此时小覃已经有点晕了,也没多想,就说了声好。火车票女孩要一百七,小覃钱不够,就和女孩一块儿去取款机取,不知道怎么回事,最后小覃把卡上的三千块全部取给了女孩。

回家后,小覃才清醒过来,女孩没遇到小偷,自己倒遇到骗子了。老覃劈头给了儿子一巴掌,又踹了他一脚。老覃气的倒不全是钱的事,而是自己一贯以文化人自居,怎么生个儿子这么蠢!越想越气,越气就越想把这个骗子给找出来。这时他想起了老乡盗帅楚留香,常来吃饭,这个人到底是做什么的,老覃没问,盗帅楚留香也没说过,但言谈话语之间也能看出个大概。

盗帅楚留香啃完猪大骨,又拿根吸管,伸进骨头,“呼噜”“呼噜”地吸骨髓,老覃趁着结账的工夫,托盗帅楚留香,看能否找到这个骗子。老覃沉痛地说:“不为那三千块钱,为她骗我儿,我儿一片赤诚之心,却落个如此下场,实乃社会之祸啊!”

盗帅楚留香把骨头一扔,没好气地说:“一边让我帮忙,一边让我结账。结账就算了,小本生意我也不计较。但我连个字都不认识,能帮个什么忙?”老覃这才知道,原来自己每次嘀咕,盗帅楚留香不但听见了,而且听懂了,不但听懂了,而且记下了。他一下慌了神:“那我以后不骂你还不行吗?”盗帅楚留香轻蔑地一笑:“这不是骂不骂的事。你这个儿子啊,得好好管管,不要遇见个小姑娘就挪不动步,我看这事儿,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!”

老覃怔住了,嘴巴动了动,没说出话来。盗帅楚留香心里痛快了,也没继续,抓起桌上的手机出门。跨出门口,点上一根烟,刚抽一口,手机响了,对着太阳,盗帅楚留香眯着眼睛一看屏幕,来电显示是王静怡。

盗帅楚留香业余时间爱上网聊天,王静怡就是一个网友,昨天刚搭上话。盗帅楚留香的技术过硬,公交、地铁、大马路,从不走空,但嘴皮子不行,技术再强也无用,更何况,工作和爱好是两回事。

盗帅楚留香长得也不错，就是有一个摸鼻子的老习惯，摸鼻子不是因为鼻窦炎，而是为了掩饰，他的鼻子，高、挺、带个鹰钩，像刘德华，但鼻梁中间有一节凸起，整体朝右倾斜三十五度，这就不像刘德华，倒像长歪了的吴彦祖。但无论是刘德华还是吴彦祖，没有嘴皮子皆是空谈。

普通男女见面，是先看脸，再谈嘴，但网友见面，是先谈嘴，再看脸。如果嘴谈不拢，脸就不用出场了。像盗帅楚留香这样的，打招呼只会说“你吃了吗”，表示高兴只会说“哎呀个妈呀，太可笑了”，基本不入女人法眼。当然，盗帅楚留香也爱说笑话，他常说的笑话只有一个，叫“咬不断”。

古代有个秀才，想进京赶考，可是家里穷，没有盘缠，就找村里的地主借，地主拿出一个痰盂，里面吐满了痰，地主说：“你喝一口，喝一口我给你十两银子。”秀才接过痰盂，“咕噜”“咕噜”全喝光了。地主纳闷，问：“就让你喝一口，你咋全喝了呢？全喝也不多给钱呀！”秀才打了个饱嗝，说：“咬不断。”

网上碰到了女人，盗帅楚留香先问人家吃了吗，再给人家讲“咬不断”，讲完后人家没笑，自己先笑了：“哎呀个妈呀，太可笑了！”所以盗帅楚留香的网友聊十个死十个，其中八个连光都没见着，剩下两个见着了光，但陪着光出场的，不是人，是鸽子。

2

上网聊天的目的，是为了解决生理问题。按说也可以通过找小姐来解决，偏偏盗帅楚留香从不碰小姐。不碰小姐，是盗帅楚留香为人处世的原则之一。因此大部分情况，只得靠右手解决。有次晚上办完事，盗帅楚留香叹了口气，举起右手自言自语道：“还是你靠得住。”恰好电视里又传出一句广告词：“干净，清爽，没问题。”盗帅楚留香一下笑了。

盗帅楚留香这些天有些郁闷，两天前，他在网上认识了个女的，叫王静怡，湖南长沙人，今年二十五岁，刚到上海没多久。盗帅楚留香爱好在网上勾搭女人，但爱好归爱好，实力不够也无济于事，网上饥渴的男人太多，造成了供需失衡，女人可选择的余地也就水涨船高，装着矜持不说，还爱挑三拣四。

但王静怡不同，不但有问有答，还主动要求和他视频，听完“咬不断”的笑话

后，捂着嘴，笑得花枝乱颤，连声夸他：帅、幽默、有才！盗帅楚留香心里涌上一股热流：“他奶奶的，终于轮到老子了！”

很快，两人便约好晚上一起共进晚餐。晚餐不是目的，而是铺垫，真正的目的是晚餐后的事儿。盗帅楚留香是个爽快人，不喜繁文缛节，但也知道没有这个铺垫，肯定达不到后面那个目的，也就答应了下来。恰好这几天赶上严打，手头紧，对于铺垫的预算有限，不敢太过，想着不管什么地方，一个人吃总比两个人划算，所以下午先去了一趟“塞上江南”。

两人约好见面的地方在闸北区教育局的门口，从浦东到闸北，路途不近，地铁公交得换几趟，但和那个目的相比，这点路也算不了什么。见面以后，发现王静怡看上去小模小样，牛仔裤，板鞋，扎个马尾，没有二十五，也就十七八，话还没说，脸先羞得绯红，和网上的直接爽快大不相同。这倒出乎盗帅楚留香的意料，但一想，小才好玩，一张白纸，慢慢勾勒，既有成就，又有风情，满脸风尘的，还指不定谁玩谁呢。也就多了几分兴致，跟着王静怡往前溜达，两人边走边说。

盗帅楚留香：“你是湖南哪儿的？”

王静怡：“长沙。”

盗帅楚留香：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王静怡：“文员。”

盗帅楚留香：“你来上海多久了？”

王静怡看了盗帅楚留香一眼，低下头：“昨天刚到。”

这又出乎盗帅楚留香的意料，昨天到，今天就约人见面，仓促得有点莫名其妙。后来一想，这也是件好事。刚来，不懂事，容易上手，要是来久了，混油了，那就就轮不到自己了。

这么一说话间，已经走过了几个街口，好像还没到地方。盗帅楚留香停下来问：“你说的那个咖啡馆，还有多远？”

王静怡指了指前方，说：“不远，前面路口左拐就到。”

两人继续走，又走了二十来分钟。原来这“左拐”是没错，但不是拐一次，而是拐了三次，直到拐进一条幽静的小马路。小马路有进没出，是条断头路，路边竖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，没路灯，黑乎乎的，只有路左边一栋二层小楼灯火通明，霓虹灯招牌上写着“梦巴黎咖啡馆”。

盗帅楚留香打量了一下咖啡馆，心里有点悬，问：“这里怎么样，你来过吗？”

王静怡：“之前和朋友一起来上海旅游的时候来过，很不错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大哥，要不是看你人好，我还不带你来呢。”

盗帅楚留香听到了“之前来过”，又听到了“大哥人好”，下面不知怎么一下有了反应。下面一硬，心就会软，本来该党指挥枪，心一软，枪杆子就会造反，变成了枪指挥党。盗帅楚留香一把抓住王静怡的手，急切地说：“那我们进去吧。”王静怡轻轻嗯了一声，低着头，顺从地被盗帅楚留香牵着，两人一前一后走进了咖啡馆。

进了咖啡馆，盗帅楚留香左右一看，见装修得还算气派，音响里放着一首不知名的钢琴曲，大堂里一个客人也没有，服务员也无影无踪，倒成了两人世界。不禁心中一喜，没人打扰，想说点什么，做点什么，自在了许多。王静怡找了间靠里面的位置先坐下，盗帅楚留香腆着脸坐到了她旁边。王静怡也不反对，很自然地翻了翻桌上的酒水单，转过头问：“大哥，你想来点什么？”盗帅楚留香轻轻抚摸了一下王静怡的头发，柔声在她耳边说：“你看着办，喜欢什么就点什么。”又对王静怡的耳朵轻轻吹了一口气：“我中午吃得饱，不饿，你点你自己的就行。”王静怡说了一声好，话音刚落，一个穿西服背心，打领结的男服务员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，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问：“二位想来点什么？”

王静怡左手托着腮，右手把一本酒水单从头翻到尾，再从尾翻到头，边翻边自言自语：“我也不饿，来点什么好呢？喝茶没意思，喝咖啡怕晚上睡不着觉……要不就来瓶红酒吧？”又捋了捋额前的刘海，冲盗帅楚留香莞尔一笑：“我想喝点酒，大哥你说行吗？”

橘红灯光下的王静怡皮肤显得很光洁，五官清晰，平添了几分与年龄不相称的妩媚，再加上这一笑，盗帅楚留香的骨头都要酥掉了，哪还顾得上细想，赶紧说：“行，当然行！晚上喝红酒，对身体好！”又拉起王静怡的手，轻轻摩挲，涎着脸道：“你好，我也好。”王静怡抽出手，娇嗔地冲盗帅楚留香使了个眼色，盗帅楚留香这才意识到旁边还站着一个服务员，脸面一下有些挂不住，大声说：“再来个果盘！”

服务员脸上闪过一丝不为人察觉的微笑，收起酒水单，飞快消失，又飞快出现，端来了一个果盘，一瓶红酒，还有两个高脚玻璃杯。果盘不大，里面稀稀拉拉放着几片菠萝和西瓜，还有些烤制的香蕉片，红酒瓶上写着几行看不懂的洋文，从斑驳的标签上看，这瓶酒应该有些资历了。

喝上酒，聊上之后，盗帅楚留香本想引导王静怡，水到渠成，慢慢入港。没成想这王静怡看上去年少无知，不谙世事，可提起男女之事，举一反三，倒说得头

头是道,有些妙处,盗帅楚留香竟然闻所未闻。这才知道“人不可貌相,海水不可斗量”。本来只想一件事,现在变成了同时做几件事,心里想着,嘴上聊着,手上也没闲着,先从手摸到了腰,又从腰摸到了大腿,感觉她隐秘之处隐约有些湿润。王静怡没主动,也没反抗,扭捏之间,暗暗逢迎,弄得盗帅楚留香兴致大发,一瓶红酒很快见了底,不等王静怡发话,盗帅楚留香主动又叫了一瓶。

酒兴正酣时,那个服务员又突然出现,手里拿着账单,一脸谄媚的笑容,问:“两位不好意思,我们店要打烊了,能不能先把单买了?”

盗帅楚留香兴致正高,看也不看,顺口说了句好。服务员继续说:“两位一共消费是四千两百元。”盗帅楚留香一下懵了,下意识地反问一句:“多少?”

服务员一边把账单递到盗帅楚留香面前,一边说:“先生,一共是四千两百元。红酒一瓶两千,果盘两百。”

看到了白纸黑字,盗帅楚留香心里一惊,说:“什么破酒啊,酸不啦叽,也要两千?”

服务员拿出酒水单,打开第一页,指着第一行,说:“先生,明码实价。”盗帅楚留香一看,顿时傻了眼,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法国普罗旺斯干红葡萄酒,单价人民币两千,不禁后悔刚才只顾着人,却忘了看价钱,无奈地说:“我没带这么多钱啊。”又腆着脸问王静怡:“你能不能先借我一点?”

王静怡说:“大哥,你身上有多少钱?”

盗帅楚留香有点不好意思:“两百。”

再看看王静怡,像换了一个人,刚刚脸上本是春天,艳若桃李,现在一下跳过了夏秋,直接进入到了寒冬,冷若冰霜:“你等着,我去给你取!”

这个“等”,是句活话,等十分钟也叫等,等十天半个月也叫等。盗帅楚留香等得,服务员却等不得,眼见王静怡出门有一会儿了,他没好气地对盗帅楚留香说:“先生,我们真的要打烊了,麻烦你快点买单吧!”

盗帅楚留香还想争辩,不知从哪又冒出两条大汉,一个光头、粗脖,浑身黝黑,像从炭堆里爬出来一般;另一个刚剃过头,露出一大片青色头皮。两人皆是人高马大,满脸横肉,带根粗大的金项链,粗壮的胳膊上爬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青龙。大汉环抱着膀子,也不说话,血红的眼睛狠狠盯着盗帅楚留香,嘴里喘着粗气,粗气里喘出酒气,酒气直接喷到盗帅楚留香脸上。

盗帅楚留香一下紧张了,一紧张就有点口不择言:“你们别乱来啊,我也是

道上混的。”

黑大汉二话没说，照盗帅楚留香的脸上，结结实实给了一巴掌：“还道上混的，道上混的不用付钱啊？”

盗帅楚留香捂着脸，哭丧着说：“大哥，不骗你，我身上真的只有两百。”

青皮又给了他一巴掌：“两百块钱也敢出来泡妞，你他妈以为你是楚留香啊！”又骂道：“身上有什么东西，全部掏出来！”

盗帅楚留香这才明白，“梦巴黎咖啡馆”是家黑店，王静怡就是这黑店放出来的鱼饵，自己一不留神，咬到钩了。他这一次，才算真正明白，什么是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”。事已至此，只得认栽，他极不情愿地一把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，除了两百块现金，还有一张公交卡、几个硬币、半包烟和一个打火机。

黑大汉把两百现金揣进兜里，再一把把盗帅楚留香拎起来，毫不客气地搜他的衣服，从上到下，细细拿捏。又从盗帅楚留香裤兜里翻出一部崭新的苹果手机，拿在手上掂了掂，说：“这手机我们先扣下了，什么时候拿来钱，什么时候还给你！”

听到这话，盗帅楚留香的一颗心倒放下了。

第二章 戴绮——现实的背后,藏着一个“怕”

1

在“左岸夜总会”,大家都知道,人事经理戴绮是个现实的人。夜总会里没人不现实,不现实的人进不了夜总会。但戴绮的现实又和一般人不同,一般人现实是为了钱,或是为了人,男人为女人,女人为男人,或者男人为男人,女人为女人。戴绮不为钱,也不为人,或者说为钱为人都是假的,藏在背后的才是真的,现实的背后,藏着一个“怕”。戴绮也不是天生胆小,只是生活,让她越来越怕。

戴绮今年三十二岁,家乡在黑龙江的黑河。从中国地图上看,黑河在雄鸡的嘴巴上,雄鸡像是在引项高歌,又像是在踮起脚,想吃灌木丛上一颗丰美的浆果。“浆果”的全叫做布拉戈维申斯克,与黑河隔江相望,戴绮的亲妈,一个美丽温柔的中俄混血姑娘,就来自这个俄罗斯的边境小城。

九岁那年,戴绮的亲妈没了,家里来了个后妈。后妈是湖北洪湖人,带来个弟弟,比她小一岁。爸爸爱后妈,爱弟弟,也爱她,但爸爸是石油工人,一年倒有大半年不在家,给她的爱本来就不到三分之一,再扣除时间,剩下的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家里是后妈做主,弟弟要吃肉,后妈会炒盘瘦的,再烧盘肥的;弟弟要吃鱼,后妈会问清是大鱼还是小鱼。有次后妈做了盘红烧鲫鱼,戴绮放学刚进门就闻到了那香喷喷的味道,兴冲冲从厨房盛好饭,桌前一坐,才发现那盘鱼已经底

儿朝天，再看弟弟的碗里，满满全是鱼。戴绮不敢声张，默默夹了一筷子青菜，青菜里有一大坨没有化开的盐，齁得她泪流满面。

小学毕业那年，后妈带着弟弟和她去洪湖过春节。回到自己老家，后妈却水土不服，高烧三十九度，水米不进，迷糊中吵着要吃藕。洪湖产藕，但得分季节，现在数九寒天，到哪去找？大家也就当她在说胡话。只有戴绮，不仅信以为真，而且付诸行动，一个人跑出去，走了两个小时，找到郊区的一个小池塘。池塘里有些零零散散东倒西歪的残荷。戴绮没有丝毫犹豫，马上脱下棉袄、鞋袜，撸起裤脚，只穿一件单衣，一步步试探下水。水冰冷刺骨，冻得脚几乎失去了知觉，一阵北风“呜呜”吹来，像刀子一样刮在她裸露的皮肤上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戴绮咬紧牙关，一步步往池塘中间走，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艰难，待走到残叶旁边，卷起袖子，用手在污泥中乱摸，摸了半天，除了捞上一把水草，一无所获。此时人已经快冻僵，牙齿像打架一样，不自觉地上下磕个不停。

一个穿着大衣，带着棉帽，大约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骑车从旁边路过，见此情形，忙放下车，对着戴绮喊：“你在干什么呀？”

戴绮已冻得说不出话来，嘴巴张得老大，声音却有气无力：“我找藕。”

中年妇女开始是疑惑：“找藕？”接着猛一拍大腿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哪还有藕啊，这么冷的天，你赶紧上来吧！”

戴绮摇头表示不肯，继续往池塘深处走，脚下突然踩滑，“噗通”一下跌倒，溅起一片水花。中年妇女吓了一跳，三步两步跳下水，捞起戴绮，把她抱回自己家里。

待换好干净衣服，盖上三层被子，灌下一碗滚烫的姜汤，戴绮才勉强缓过来，第一句是：“我的藕呢？”

中年妇女又生气又心疼：“大冬天的，你找藕干嘛？就那么馋？”

戴绮摇摇头：“不是我吃，是给妈妈的，妈妈生病了，想吃藕。”

中年妇女的眼圈一下红了：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，这么心疼妈！”又感叹：“还是生女儿好啊！”

感叹完，她唤来自家儿子，让他穿好衣服，带好工具，下池塘捞了半天，终于捞到两根不到一尺长的漏网之藕。

戴绮高高兴兴捧着藕回家，本以为后妈会很开心，甚至被感动，从此以后待她像亲生女儿，万没想到，等待她的却是后妈劈头盖脸的一阵痛骂：“谁让你到

处乱跑？要死死远点，别死在我家，不然我怎么跟你爸交代！”

至于那两根藕，看也不看，被她直接扔进了垃圾桶。

戴绮咬紧牙关，不哭不闹，但心已经死了，她清楚地意识到，无论她做什么，妈妈都不会再回来了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戴绮没考上大学，没考上的原因是她在和同班同学赵大刚谈恋爱。赵大刚长得精神，穿一身耐克，会玩，喝酒、抽烟、台球、溜冰、游戏机，样样精通，就是成绩不好，常年位列班级倒数三甲。戴绮本看不上赵大刚，但架不住赵大刚的死磨硬泡，说她是“白雪公主”，是“冰山上的雪莲花”。戴绮对雪莲花无感，但想到自己的后妈，也就默认了“白雪公主”这一称谓，把赵大刚当成了拯救她的王子。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，牵手，拥抱，抚摸，亲嘴，样样都有，但她就是坚守最后一道关口。

一天晚自习后，戴绮去了赵大刚家。赵大刚晚上喝了酒，借着酒劲，经过一番努力，硬把戴绮的衣服扒得精光。脱下戴绮内裤的那一刹那，赵大刚心中涌起了无比的自豪感。

没想到，光着身子的戴绮还是紧紧捂住下面，死活不让赵大刚进去。赵大刚急了，眼睛血红，说了句脏话：“操你妈！你是我女朋友啊！”

又吼道：“爱我就给我！”

戴绮一边捂着下面，一边说：“等结婚后，一定给你。”

赵大刚那年十八岁，等到结婚，至少还要四年，戴绮等得，他等不得，情急之下，口不择言：“我发誓，将来一定跟你结婚！”

戴绮还是不肯：“一结婚就给你，说到做到！”

好说歹说都没用，赵大刚真的急了，又冒出了一句脏话：“妈的，找个女朋友还不如找个碗！”

戴绮一愣：“碗是啥意思？”

赵大刚人喝醉了，心却没醉，脑子还清醒，回答道：“我加热水碗就热，加凉水碗就凉，筷子想进就进，知冷知热，还能使。”

戴绮“噗嗤”一下笑了，手不自觉地松开，赵大刚趁机分开她的大腿，用身子死死压住，下面用力一顶，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条浅浅的小溪，水虽不大不急，但洗脸解渴足够。这和他预期中的荒野开垦大不相同，自家的责任田还没见过，就先被别人播了一遍种，赵大刚更急了：“装什么装！”腰部以下的动作越发剧烈